格陵兰:消逝的梦

也许将来
北极将不再有冰川冻土,不再有极地猎人
那么我的北极迷梦也终将消逝

▼作者简介

罗晓韵,知名环球旅行家,国家一级摄影师,极地摄影师。出版有画册《360度无死角绝美自拍法》《我喜欢的风景是寂静的》《花色美图》《冰岛迷梦》等,其中画册《冰岛迷梦》被冰岛总统Ólafur Ragnar Grímsson在总统府推荐。

■ 华东周刊特约摄影 **罗晓韵/图文**

一进北极圈,极寒就刺激着我的每个细胞,头脑异常清醒、兴奋。格陵兰岛约3/4的地区都在北极圈内,全年平均气温在0°C以下,最冷的中部内陆地区,最低气温可达零下70°C。冰雪的纯净让人抛弃世间杂念,极端的环境让人处于生死之间。在这里生存下来的生物,都是勇者。

在格陵兰的不同季节里,我以不同方式去到各个地方,就像是进入了一部现代化进程的纪录片,惊讶于世界最角落正发生着的剧烈变化。

当我第一次来到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岛屿——格陵兰岛时,我的心便完全被迷住了,原来这个世界上还有这样纯洁至美的地方。伊卢利萨特(Ilulissat)是一个在格陵兰相对开放且渔业发达的小镇,在那里我见到了蓝色的冰川和冰雪上彩色的房子。这里的因纽特人有着和我相似的亚洲面孔,一切都是那么不可思议,陌生又熟悉。

当我无意间指着一排排新修的楼房感叹真现代化的时候,我身旁的丹麦和因纽特混血男孩却说:“这是给从远方村落移居来的人居住的,他们来到这里似乎并没有那么快乐,这样的房子对于从大自然中来的人来说,有点像牢笼,他们总说自己的心留在了那将要消逝的地方。”

听他平静地说出这些话,我心里产生了困惑:如果心不在了,那物质世界看似的满足又有什么意义?这远方的远方会是什么样子?他也没去到。

从远方而来的人们,他们的心留在哪里了?于是我决定开始去寻找。

第二年的夏季,我登上了一艘百年帆船,开始了格陵兰东南部的航海。帆船小心翼翼地穿梭在浮冰之间,我克服了海上的巨浪带来的眩晕,在太阳不落下的夜晚,看到了夏日的极光在头顶盘旋,鲸鱼群在船边有节奏地喷水。这些极地的奇迹,显得人类异常渺小。深入神奇的自然之中,人会非常敏感地打开触角,感受细小的变化,努力与自然共生。

因为全球变暖导致冰川融化,我们的船驶进了从未有人到过的新航道,有机会去到一些偏远的村落。在那里,我们眼看着冰川崩落,北极动物越来越少,猎人也无猎可打,因为冰层变薄而落入冰窟的伤亡事件越来越多,十分危险。人们已经无法像以往那样信任他们脚下的土地,逐渐迁往城市,寻求心中生存的希望。我渐渐有些明白,为什么在伊卢利萨特的那一排排房子被形容成“牢笼”。他们的心还留在这逐渐消逝的冰川雪原中。

一个寒冷的冬季,我到了格陵兰的首都努克(Nuuk)。我每天坐着公交车在这座城市环绕,一个站一个站地感受这个最大最现代化的城市。我发现这个城市是那么忧郁,居然还有着专门为那些想自杀的人开通的心理辅导热线。那些曾经勇猛抓捕鲸鱼和北极熊的传奇猎人,在现代社会却很难找到席位,他们之中,有的在学习新的现代技术,而更多的人却无所适从。

在这里,90%的人都有酗酒的习惯。冬季漫长,夏日无眠,大多数时候,人们生活在漫长且严寒的冬季,容易患上抑郁症;到了夏季,过于明亮的直射阳光,则会让很多人患上季节性情感障碍。现代生活与物质发展的背后,却有着更大的社会问题:高自杀率,来自现代文明与传统文化的冲击。几千年来生长在这里的因纽特人,将面临最大的转折。岛上的很多事物正在改变,速度之快,让这个世界上人口最稀少的国家的居民的心,似乎无处安放,找不到出口。

我在那里待了一段时间,和因纽特人同吃同住,这种经历使我逐渐了解到格陵兰这个地方看似美丽,但背后却暗流涌动。这和我梦见的不一样,我带着幻想和憧憬去了格陵兰,可真相却有点残酷,这种落差使我受到了冲击。

我在努克的室友是一个从北部来的女孩,她想在努克找一份工作,我试着用很简单的语言及动作和她聊天。她告诉我,虽然北部很冷很残酷,但她很怀念那里传统的生活,她的家乡现在也正在消逝,由于人们都离开了,那个城镇即将被取消。她还告诉我,北部有一个地方叫心形山,据说去过那里的人,心就会留在那里。她自己的心,也留在了那里。那里有格陵兰本该有的样子。而此时,我的心也好像随她的诉说,去到了遥远的北部。

又一年的冬季,我终于去到了北部女孩所说的城市乌玛纳克(Uummannaq)。因为极端的气候,我乘坐的航班遇到很多意外情况,辗转多次才到达。“乌玛纳克”在格陵兰语中就是“心”的意思,这里真有一座心形的山深深地插入雪原。虽然环境比以前更危险,但这里仍然还有很多猎人在捕猎,美丽的冰原就在城镇旁边。

我在那里和猎人做了朋友,我们在夜空下乘坐狗拉雪橇,在雪原追逐极光,虽然冷得身体快没有知觉,但那是我毕生难忘的梦。我还在这里偶然发现以前在电影里看过的“儿童之家”,这里收留着那些因为父母酗酒、自杀而无法被照顾的小孩。在这里,孩子们的灵魂得到了收容,很多孩子被培养得多才多艺。小伙子们和猎人学习雪原捕猎,还会拉小提琴,男孩女孩们组成了合唱团,还会去世界各地巡回表演因纽特的音乐。虽然这里的孩子们有着受伤的心灵,但他们在这世界的角落被尽力温暖着。

我在乌玛纳克有一种很强的归属感,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有着与自然生死相交的故事。也有岛外的人来到这里,想在格陵兰学习当一名因纽特猎人,但因为文化传统和身体素质的差异,他们在这里很难生存。因纽特猎人自己有一套与自然共生的法则。

我来到了心形山,山上有很多没有主人的心,它们美好、纯净、勇敢、悲伤、恐惧,这些心愿意留在这个目前依然和谐的地方。我在山脚下也发现了自己的心,而它无法释怀,不愿跟我离开,我的心在这最后的日子,做着即将消逝的梦。

人类坚强又渺小,自然脆弱又伟大。我想,人类只有去保护和尊重自然,才会有继续共生下去的机会。

唐彩斌:寻找美好教育的密码

▶▶▶[上接 A2]

作为杭州市钱学森学校的领办单位,时代小学和建兰中学合作成立了专门的筹建团队。钱学森纪念馆、天象馆、校史馆、学森科技楼、蒋英艺术楼、校园文化设计……最近这段时间,校园建设进入了加速期。确保2021年9月开学,是献给钱学森诞辰110周年最好的礼物。

时间是被挤出来的。作为特级教师,唐彩斌没有放下学科研究的工作,组织团队,带好工作室,填满了他校长之外的生活。

9月底,唐彩斌去了一趟北京,这是他疫情之后第一次出差,为的是参加国家义务教育数学课程标准修订工作会议。作为一线校长和特级教师代表,有机会参加国家课程标准的修订工作,在他看来是一个光荣的任务。“国家课程标准10年修订一次。到2021年就要颁布新的课程标准,虽然一年前开始启动修订,但后面还要给广泛征求意见留下时间,所以当前的任务很艰巨。”

在唐彩斌的办公室里,关于教学研究的书籍填满了书柜,记录了他的教育之路。其中有一些,是他寻走各国,收集的不同数学教材,包括英国、美国、新加坡、韩国、日本、芬兰等等。最近,他收到了一套俄罗斯的数学教材,非常欣喜,看了又看。从教25年,他先后在多国学习和考察,让他能够在国际化的视野下,思考学科建设和教育问题。

书柜里,他留出了一层,摆放自己的作品。其中一些与数学教育有关,例如《怎样教好数学——小学数学名家访谈录》《与能力为重的小学数学》;一些与时代小学的课改有关,例如《弄堂里的小学校》《素养本位的时代课程》;还有一些,是他关于学生数学阅读的书籍。5年前,一个偶然的机会,他开始为孩子们写数学科普书,出版了《数学在哪里》,受到了孩子们的欢迎,还输出澳门变成繁体字版,数字版权还输出到了美国。今年开学不久,又出版了姊妹篇《奇妙的数学在这里》,他把数学知识通过科普的方式,传递给同学们。

今年,他还做了一件重要的事——考取了华东师范大学教育学博士生,师从著名的数学教育专家徐斌艳教授。在不惑之年重新走进大学校园,绝非功利之心驱使,而是源自自我提升的自驱力。

他一直很庆幸有很多的学习机会,除了向身边的张天孝、朱乐平等特级教师学习,现在还参加了北师大教育部小学校长第十二期高级研究班的学习,“学习就是找一个机会逼一下自己。现在的知识可能是点状的,需要系统梳理。经验可能是不可靠的,需要科学论证。学习有压力,但更多的是愉悦。努力做好能够胜任的事情,就是幸福的。”

做教育、办学校的最终理想是什么?他说,“办一所学校,要让学生健康快乐地成长,让老师幸福地工作,让家长感到满意。今日时代少年,明日成为祖国栋梁。这是一位教育者应有的初心和使命”。